

日治前期臺灣獸醫的誕生 及其社會功能（1895-1920）

沈佳姍

摘要

本文主旨在研究日治前期，以西方獸醫學為學習核心之臺灣近代獸醫的誕生及其社會功能，並嘗試透過近代獸醫的培訓、就業與職掌，探看19世紀末期以降臺灣社會對動物管理方式和態度的變化。臺灣近代獸醫的正規教育在1900年前後產生於農事試驗場，雖因入學和畢業條件日趨嚴格，獸醫科畢業生逐年遞減，但也促成1912年獸醫科畢業生隨即領有獸醫執照的新制度。再者，由於動物相關法制的訂立和執行，農學或獸醫講習生既已為成年人且協助獸醫執行公權力，故使臺灣社會對動物在防疫衛生、定期檢疫、肥育配種、屠獸方式和飲食安全（食肉衛生）等層面，均產生正向之變化。然而，臺灣人不習慣新式動物管理方式，自有變通之法或隱匿不報；有賴獸醫等行政人員實地檢查要求和教育誘導，方逐漸改變臺灣的動物畜養環境和臺灣人對家畜的態度。在動物管理方式的演進上，也呈現出臺灣人的殖民生活中近代化與傳統習慣糾結的一面。此外，不被官方視為專業的臺灣傳統獸醫和閩業者們，其社會地位和職業發展生涯不僅受到官方壓抑，他們被臺灣人關注的程度也相對降低。

關鍵詞：畜牧、農產、農事試驗場、獸疫、畜產組合

The Rise of the Modern Veterinarian in Taiwan and Its Social Functions during Early Japanese Rule (1895-1920)

Chia-san Sh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rise of modern veterinarian profession in Taiwan and its social functions in the era of early Japanese rule, and explores the changes in Taiwanese popular attitude toward animal management after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1890s, formal education for modern veterinarians in Taiwan emerged in the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s. While the increasingly stringent conditions for admission and graduation led to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in veterinary medicine over the years, the formal education did create a new system in 1912 in which graduated veterinary medicine students automatically earned a veterinarian license. As animal-related laws came into being, adult-aged agronomy students began assisting veterinarians in enforcing those laws, pushing Taiwanese society to adopt epidemic prevention, regular quarantine, fattening, mating, slaughter, and food hygiene of animals. However, many Taiwanese were not accustomed to the new animal management methods and had their own methods of adaptation or concealment. This required tireless inspections and instructions by veterinarians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so as to gradually reshape the attitudes towards livestock among the Taiwanese. The above process also exemplifies the tangle of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al customs in Taiwan's colonial life. In the meantime, traditional Taiwanese veterinarians and the gelding industry, which were not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regarded as professional or modern by the Taiwan Governor's Administration, were suppressed by the authorities and gradually ignored by the Taiwanese.

Keywords: stock farming, agricultural product,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epizooty, livestock industry association

日治前期臺灣獸醫的誕生及其社會功能 (1895-1920)*

沈佳姍**

壹、前言

人類生活周遭環繞著多種畜養或野生的動物，而對於這些動物的意識或行為態度，可以從經濟或生命利益、情感或精神慰藉、傳統習俗或宗教信仰、近代動物愛護觀念或行政法律之強制力規範等角度予以觀察。¹ 游走於前述各項議題的

* 本文感謝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王孟亮教授和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技正林本欽先生提供寶貴資料。本文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6年第3次環境史研究工作坊與「保「衛生」命無所不在——東亞日常生活中的醫藥知識與健康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與會學者們對本文提供的寶貴意見，與本刊匿名評委們的細心指導與指正。

收稿日期：2018年1月2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年5月11日。

**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助理教授

¹ 有關經濟利益方面的論文如曾純純、朱有田，〈臺灣本土黑豬產業在南部六堆地區的傳承與發展〉，《臺灣史研究》，第20卷第4期（2013年12月），頁135-177；曾品滄，〈生豬貿易的形成：十九世紀末期臺灣北部商品經濟的發展（1881-1900）〉，《臺灣史研究》，第21卷第2期（2014年6月），頁33-68。情感面如陳金田，〈耕牛〉，《臺灣風物》，第48卷第3期（1998年9月），頁33-37；邱淵惠，〈牛與臺灣傳統農村社會之研究：清治時期至日治時期〉（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習俗面如曾喜雀（釋印悅），〈從佛制「不殺生戒」到護生——以當代臺灣佛教為探討對象〉（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近代動物愛護觀念面如李鑑慧，〈十九世紀英國動物保護運動與基督教傳統〉，《新史學》，第20卷第1期（2009年3月），頁125-179；鄭麗榕，〈「體恤禽獸」：近代臺灣對動物保護運動的傳介及社團創始〉，《臺灣風物》，第61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11-43。

重要角色之一，即是「獸醫」此一專業身分。近代獸醫的知識技術走向專業化，職掌範圍廣泛深入大眾生活，獸醫所具有的专业知識、知識權力和公權力，² 均深刻影響著近代人們思考與對待動物的方式。關於近代獸醫的出現與流變，學界已有專門論著探討其歷史脈絡；如 *Animals and Diseas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Medicine* 一書簡介了歐洲獸醫學和獸醫教育的源起，並透過牛瘟和狂犬病等專題，綜論獸疫對獸醫制度和人們對待動物觀念的變化。疫病和跨境疫情是該書中用以貫通西方獸醫發展史的關鍵；³ 其中，人們對跨國和人畜共通疫情的關注延續至今，誠為當代「防疫一體」（One Health）構想的起源之一。⁴ 再有《日本獸醫學史》係從大國主命治療兔病的日本神話開始，爾後歷經朝鮮傳入馬醫術、中國傳入以療馬為主的獸醫術、18世紀傳入荷蘭的馬醫術、獸疫發生等關鍵事蹟，乃至於明治維新後建立農學校、陸軍馬醫官、出現獸醫學校與獸醫團體、設立獸疫調查機關等，詳敘日本千百年來的獸醫術發展。全書以公私團體組織和官方制度法令為核心，作編年式的整理書寫。由於獸醫與疾病密不可分，書內也涵括牲畜防疫、家畜病研究、獸醫警察等議題，牛、馬尤為其中的重點。只是該書作者的關注焦點僅及於日本本土，未提及外地的獸醫或動物管理。相較之下，《日本帝國家畜傳染病豫防史》和《畜產發達史》系列套書雖是以家畜培育或疾病防治為核心，編年記錄明治到昭和時期的制度與官方措施，但書寫的地域已涵括臺灣等地的日本帝國全境。該書又屢以執行家畜管理的獸醫為焦點，因此值得被本文參考引用。再如《中國近代畜牧獸醫史料集》，則簡介清朝以降到1980年代間，中國各地區（含臺灣）畜牧獸醫的主要組織機構、

² 公權力、公權力行政，又稱高權行政，為國家或其他自治團體居於統治主體的地位，以公法規定為基礎所從事的行政行為。陳意，《行政法概要》（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5年），頁2。

³ Lise Wilkinson, *Animals and Diseas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Medic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⁴ 「防疫一體」（One Health）出自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WCS）等組織所提出之「One World, One Health」概念，主旨在促進醫生、獸醫、科學家、環境學等不同健康專業人士間的協力合作。One Health也與包含12項內容的「曼哈頓原則」（Manhattan Principles）密切相關。原則第一條為：認識人類、家畜和野生動物之間健康的連結，其疾病對人類的威脅，其糧食供應和經濟效益，以及生物多樣性對維持健康環境和有功能的生態系統是必要的。Barry Bousfield & Richard Brown, "One World, One Health," *Veterinary Bulletin*, 1:7 (September 2011), pp. 2-4.

畜牧生產技術、獸疫防治、畜牧獸醫教育、科學研究、重要人物和史料。特色是中國大陸將畜牧與獸醫合併為一個組織單位，明示獸醫就是該為畜牧業服務的態度。⁵ 以上各類專著的內容多少反應了獸醫之所以能在近代被社會重視，且發展為具有公權力行政的專業，實隱含著近代獸醫與政府認可建立並賦予行政權力的基調。其原始目的出於協助政府管理馬匹（含軍馬），下及於畜產和環境衛生等相關事項。前臺灣省農林廳畜牧科科长邱仕英曾說：「『獸醫師法』、『家畜傳染病防治條例』等獸醫關係法規的相繼公布施行，從而肯定獸醫業務的法律地位。獸醫之目的專業，在於保護動物之健康以發展畜牧，動物之健康，又繫於預防、防疫和輸出入動物與畜產品檢疫之在事前、事後，及驟然面臨之緊急處置得宜。」⁶ 在此前提下，一般民眾在近代獸醫學的發展過程中，不免僅是遵從政府規範和被教育者的角色。上述專著還有以下特點：1. 作者或作者群均為（獸）醫科出身，⁷ 其論據當符合獸醫學之專業判斷；2. 內容多為制度、教育體系、哺乳動物馬、牛、豬之疫病防治、相關專家與機構；3. 所稱之近代的獸醫學係指在西方學術脈絡下產生的獸醫學；4. 實驗動物、寵物、動物園或水產業等的管理和來自民間的聲音，鮮少被這些作者所注意，此係因為既有的獸醫、畜產和動物相關法規本是為動物管理所提出之大方向處理原則，已包含實驗動物等應用動物的狀況在內。

相對於前者，《臺灣獸醫發展史》或《二十世紀臺灣畜牧獸醫概要》係以臺灣作為地域範疇，由農學博士、獸醫師、環境科學博士們所執筆，分章敘述臺灣的獸醫發展史、公務獸醫系統、獸醫教育與考試、動物用藥與防疫（含水產）、屠宰畜牧、家畜改良技術、國際合作、獸醫相關團體與期刊等內容。由於作者群的專業是農業、醫學或環境領域，加上援引素材本身的限制，敘事一如前者也著

⁵ 白井恒三郎，《日本獸醫學史》（東京：文永堂，1944年）；山脇圭吉，《日本帝国家畜伝染病予防史》（東京：獸疫調査所，1935-1938年）；農林省畜産局編著，《畜産発達史》（東京：中央公論事業出版，1966年）；中國畜牧獸醫學會編，《中國近代畜牧獸醫史料集》（北京：農業出版社，1992年）。

⁶ 李太矜，《家畜防疫四十年》（臺北：臺灣省畜牧獸醫學會動物醫學雜誌發行，無出版年），序。

⁷ Lise Wilkinson服務於英國倫敦的皇家學士後醫學院（Royal Postgraduate Medical School），白井恒三郎為東京帝國大學獸醫學博士、助教授，山脇圭吉為獸醫、獸疫調查所長，中國畜牧獸醫學會由獸醫師等組成。

重於官方措施、制度和機構層面。但研究時間上，則以1945年以降的發展為主軸；對1945年前的獸醫史發展，有時恐因敘述過簡而悖離史實。⁸ 尚有《家畜防疫四十年》為李太矜的回憶錄兼自傳，敘述他在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求學、到獸疫血清製造所進修、1940年代到海南島等地協助牛瘟防治、戰後回臺進入家畜檢疫所的經歷、見聞與情感，內容生動，為現有專著中罕見以非官方立場書寫官方政策、獸醫教育、獸醫職掌和獸醫在海內外移動的著作。可惜回憶錄係從1935年李氏入學開始書寫，對日治前期臺灣獸醫界的樣貌著墨不深。⁹ 再如〈臺灣總督府獸醫講習生——記臺灣獸醫教育100週年〉和〈陸軍獸醫學校——臺灣畜牧獸醫教育的推手〉2文，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為紀念臺灣獸醫教育100年而製作之專題報導，由獸醫學教授簡基憲執筆，為難得之探究臺灣獸醫教育史的論著，可惜文章稍嫌簡短；〈陸軍獸醫學校〉一文講述的對象更局限於國民政府遷臺前之中國陸軍獸醫學校簡史，¹⁰ 與臺灣民間之關係不深。此外，近幾年亦有數篇期刊和學位論文以日治臺灣時期獸疫防治或畜產改良為探討重心，部分內容觸及獸醫在防疫或畜產改良中的角色，以及民間社會對於相關措施或人員的處理方式。其中，〈日治時期臺中地區豬隻畜產改良之發展（1897-1945）〉對農業試驗機構、臺灣獸疫預防法規的內涵，和疫情爆發期間獸醫的任務有較多論述；〈臺灣牛瘟防治之研究（1895-

⁸ 如王俊秀主編，《臺灣獸醫發展史》（臺北：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2002年）頁5-6稱：「……於1906年招募公學校（本島人的小學）畢業生施予獸醫學概要訓練經考試及格授予『獸醫』稱號，至1911年止共6班65人……。」林本欽、大橋義光，《二十世紀臺灣畜牧獸醫概要》（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9年第2版）頁2稱：「……臺灣獸醫免許法規，於1900年2月府令公布，具有日本獸醫師資格及臺灣總督所指定實業學校修完獸醫學者，就可頒給許可證書……。」前述的說法宜調修，因獸醫講習生畢業即有獸醫證書之制度始於1912年。具體說明，請詳第參節以下內文。

⁹ 王俊秀主編，《臺灣獸醫發展史》；林本欽、大橋義光，《二十世紀臺灣畜牧獸醫概要》；李太矜，《家畜防疫四十年》。

¹⁰ 簡基憲、朱碧娥，〈臺灣總督府獸醫講習生——記臺灣獸醫教育100週年〉（上），《動植物防疫檢疫季刊》，第13期（2007年7月），頁4-6；簡基憲、朱碧娥，〈臺灣總督府獸醫講習生——記臺灣獸醫教育100週年〉（下），《動植物防疫檢疫季刊》，第14期（2007年10月），頁4-6；簡基憲，〈陸軍獸醫學校——臺灣畜牧獸醫教育的推手〉（上），《動植物防疫檢疫季刊》，第16期（2008年4月），頁4-6；簡基憲，〈陸軍獸醫學校——臺灣畜牧獸醫教育的推手〉（下），《動植物防疫檢疫季刊》，第17期（2008年7月），頁6-8。

1923）》，則提供數個因防疫而產生之官方、獸醫與民眾抗衡案例。¹¹ 唯前引諸篇內容多在動物防疫或畜產管理，對臺灣獸醫史的發展較無脈絡性的申論。是故，本文擬運用《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等檔案文書和時人論著，¹² 進一步探究日治前期（1895-1920）臺灣近代獸醫的產生及其社會功能。有鑑於日治前期是殖民統治奠基與建置之關鍵期，如臺灣社會在1910年代末已出現明顯變貌，臺灣總督府也從1919年起較大規模地修改臺灣的學制等考量，¹³ 本文遂以日治前期至1920年為斷限，探究臺灣近代獸醫的業務職掌範圍與實作過程，並略論臺灣人對生活周遭動物管控態度和行為的近代化轉變。

貳、近代臺灣獸醫學的兩個源流

獸醫在東西方均有悠久歷史。在中國，《周禮·天官冢宰》（300-100BC）記載各種官職，其中有負責狩獵和供獻獸物的「獸人」，與「掌療獸病，療獸瘍

¹¹ 如陳明達，〈日治時期臺中地區豬隻畜產改良之發展（1897-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沈佳姍，〈牛豬並濟——日本時代臺灣獸疫預防的轉向〉，《屏東文獻》，第18期（2014年12月），頁255-298；朱丰中，〈臺灣牛瘟防治之研究（1895-1923）〉（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頁66、72-83。

¹²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和《臺灣總督府檔案》檢索系統；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1915年）。

¹³ 1920年前後農事試驗場正式廢止招收講習生，業務純化為以試驗和配種為主，相關教育改置入實業、專門及高等教育體系下。在實業教育中，1919年設立之臺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有農、林兩科（1922年改為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今國立嘉義大學），1938年再成立畜牧科和獸醫科。1922年設立之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於1924年設立畜產科，招考公小學畢業生施予5年的畜牧與獸醫教育，1931年再設立臺灣學校最早的獸醫科。在專門、高等教育，1919年設立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其中農學科含畜產學及獸醫學課程。此校於1922年改稱高等農林學校，爾後一度成為臺北帝大農林專門部，後再分化、演變成為今國立中興大學。沈永紹，〈獸醫教育訓練〉，收入王俊秀主編，《臺灣獸醫發展史》，頁59。

（瘍：體表的創傷、化膿）……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的「獸醫」。¹⁴ 唐代李石亦已撰寫醫典《司牧安驥集》，總結唐代以前獸醫診治馬病的經驗與藥方。其後獸醫學典籍如《元亨療馬集》、《牛經切要》、《療馬集》、《串雅獸醫方》、醫馬書《痊驥通玄論》、湖南的醫牛書《大武經》、貴州的豬病典籍《豬經大全》等等亦陸續出現。¹⁵ 北魏賈思勰的農業技術書《齊民要術》，卷六亦有陸海空三界動物的相、養、治法，探討如何從動物的外貌評斷其生命週期與優劣勢，如何適才適性的飼養和去疾。¹⁶ 簡言之，獸醫和獸醫典在中國的出現甚早。獸醫的主要業務是治療，主要對象是馬匹和農用牲畜。此中國傳統的獸醫術不僅早已於東亞世界流通，今日臺灣仍然可見其蛛絲馬跡。¹⁷

在西方，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67BC）也曾有醫治馬匹等獸類的記載；而古羅馬的克由美拉（Columella，4BC-70AD）則認為獸疫診療是鬼神之事，但也需要隔離疫獸、發現寄生蟲、實行經絡去勢斷骨術等實際的經驗和技術；¹⁸ 在在顯示獸醫是能確實掌握病症和予以治療的技術實務者。到西元3世紀，歐洲的軍隊內已有獸醫、病馬廄的設置；蹄鐵業者也常兼任

¹⁴ 《周禮·天官冢宰》，收錄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網站」：goo.gl/5emxAj（2017/11/12點閱）。

¹⁵ 林仁壽等，《中獸醫學：講演及論文專輯》（臺北：華香園出版社，1986年），頁213-246。此外，前人研究中有認為現存最早中醫理論著作《黃帝內經》（1800-1200BC）、總結上古時期醫療實踐所得的藥學專著《神農本草經》（約2AD），和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有獸藥及其方劑的記載。但筆者查看上述書籍內容，其中的獸藥多為治療人用的藥品，罕見針對獸疾治療的藥物。

¹⁶ 如「治牛蝨方：以胡麻油塗之，即愈。豬脂亦得」等。〔北魏〕賈思勰著，劉殿爵等主編，《齊民要術逐字索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7。

¹⁷ 如1974年國際獸醫針灸學會（International Veterinary Acupuncture Society, IVAS）在美國成立，2005年亦成立了亞洲傳統獸醫學會（Asian Society of Traditional Veterinary Medicine, ASTVM）。其中，對自己國內的傳統獸醫學，日本自稱漢方獸醫學，韓國自稱韓獸醫學，印度自稱印度傳統獸醫學，臺灣自稱中華傳統獸醫學（The Chinese Society of Traditional Veterinary Science in Taiwan），中國大陸自稱中獸醫學。林仁壽、吳雨新，〈如何稱呼獸醫師〉，《中華傳統獸醫學會會刊》，第16卷第1期（2012年3月），頁48。今日，臺中的中國醫藥大學也設有中獸醫碩士學位學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育部105學年度大學校院一覽表〉，收錄於「大學校院一覽表及碩博士班概況檢索系統」：goo.gl/toU2iA。（2018/4/23點閱）。

¹⁸ Lise Wilkinson, *Animals and Diseas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Medicine*, pp. 5-7, 11.

獸醫，治療馬匹、家畜和猛畜。時至中古黑暗時代，獸醫都被視為賤業，人皆避之，才改由僧侶兼作獸肉檢查，以祈禱等方式為獸類治療；直到15世紀文藝復興浪潮後才逐漸改變上述態度。¹⁹ 18世紀，法國人布爾杰拉（Claude Bourgelat，1712-1779）擔任里昂皇家首要馬術學院（King and Principal of the Lyons Riding Academy）掌馬官（Equerry）期間，更在馬術的心得上與外科醫生們合作，研究馬的生物力學和解剖學，嘗試建立新式動物醫學專業的可能性。1750年，他撰寫的《基礎獸醫學》（*Elements d'Hippiatrique*）²⁰，更被視為近代獸醫（學）科學教材的源起。接著，1761年，法國議會為了研究畜牧業防疫而在里昂開設獸醫學校（Royal Veterinary School of Lyons），以布爾杰拉為校長，是歐洲第一所近代獸醫學校。至18世紀末葉，全歐洲已開設14所獸醫學校。布爾杰拉也因此被稱為近代獸醫學之父。²¹ 由上可知，西方也是基於對馬匹診療和畜產動物的防疫需求，在18世紀發展出近代獸醫學知識。但隨後由於知識、物種和病菌的跨境交流，1863年德國漢堡舉行了首屆的國際獸醫學會議；此乃因當時歐洲等地正逢牛疫（Rinderpest，即牛瘟）大流行，故會議商議以牛疫作為中心的家畜傳染病防疫對策，並決議籌備世界獸醫學協會、世界獸醫學大會，此為1920年在巴黎成立國際獸疫事務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OIE）之濫觴。²² OIE至2003年，再改稱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以迄今日。²³ 簡言之，歐洲從18世紀興起近代獸醫學和獸醫學校教育，到19世紀獸疫防疫，再到20世紀關注動物衛生，呈現近代獸醫知識和關注焦點的演變與擴大，以及獸醫們跨國合作交流與防治泛發性獸疫之間的緊密關係。

相對於中國及歐洲，日本國內的獸醫界也在19世紀發生變化。日本本已有存

¹⁹ 深谷周三，〈獸醫ノ古説〉，《中央獸醫會雜誌》，第3號（1890年），頁5-6。

²⁰ 書籍內容為馬匹的解剖、生理、病理、衛生、治療、畜牧和購馬前的檢查等。此外，在法語中，Elements指原理、基礎，Hippiatrique指馬事。由於馬事是傳統獸醫（學）的主要任務，加上《基礎獸醫學》被視為近代獸醫（學）教材的源起，Hippiatrique因而成為近代「獸醫（學）」之詞。

²¹ Chary J. F. & Claude Bourgelat, "Father of Veterinary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Pathobiology," *OIE Bulletin*, 2011:1 (January 2011), pp. 3-5.

²² 山内一也，〈牛疫根絶への歩みと日本の寄与〉，《日本獣医師会雑誌》，第63卷第9期（2010年9月），頁649-654。

²³ "OIE History," OIE website, accessed January 18, 2018, <http://www.oie.int/about-us/history>.

在千餘年的馬醫、鍼治和蹄鐵業兼獸醫術，在明治維新後，「泰西（西洋）獸醫術」漸成訓練獸醫的基礎。如1873年（明治6年）陸軍省兵學寮內設置了馬醫學舍，1876年內務省在勸業寮內藤新宿試驗場設置農業教育和獸醫科以防治牛疫。內藤新宿試驗場在翌年改建為駒場農學校（今東京大學農學部），1880年9月即有首屆畢業生（含獸醫科學生）16人。1885年，太政官布告「獸醫免許規則」和「獸醫開業試驗規則」，後者即為1926年「獸醫師法」前身，規定從特定學校取得獸醫學畢業證書且經考試及格，經農商務卿頒發開業許可者為獸醫。但當時學習西洋獸醫學的人數尚少，故也允許通過地方府縣舉行的實地測驗者，可獲得臨時開業許可（仮開業免狀）。幾年後，日本政府再公告「獸醫蹄鐵工學則認可請求方」，使在蹄鐵學校學習1年的學生也能具有獸醫科學生的履歷（若在獸醫學校需學習3年）。²⁴ 在上述的制度基礎上，日本開始了近代獸醫培養和獸醫警察學的時代。²⁵ 此外，與建立近代西式獸醫體制的同時，日本的動物衛生和畜牧、肉食習慣也有相應之變化。首先，1870年代起，日本即常引進國外種畜進行育種改良，但也使牛疫等疾病傳入境內。內務省因此於1876年和1879年先後頒告「疫牛處分條例」和「獸類傳染病豫防規則」，管制牛、馬、羊、豬等動物之特定傳染病，規範病畜隔離與撲殺、家畜市場暫停交易與賠償金等事項。前法於1896年改制為「獸疫豫防法」（即1922年「家畜傳染病預防法」前身），將管制對象擴大至所有的動物傳染病，並增令禁止輸入國內外疫區的動物。²⁶ 隨著牛疫流行不減，1906年再公告「屠場法」以增加防疫力道。另一方面，日本社會原有視畜肉為汙穢不潔的傳統觀念，故在明治初期，日本人對畜肉產物的需求並不高；直到1918年歐洲戰爭結束，日本人的生活普遍逐漸歐化，對畜肉產品的消費才有所增加。²⁷ 於是，牲畜相關的各方面衛生管理遂成為獸醫業務的重點和當務之急。簡

²⁴ 農林省畜產局編，《畜産發達史》本篇（東京：中央公論事業，1966年），頁1765-1768。

²⁵ 獸醫警察（學）係指獸醫擔當類似警察的任務，以公權力執行獸疫防治、畜産保護、飲食安全等政府措施，並非一個官制或固定的警察制度。津野慶太郎，《獸醫警察學》（東京：中央獸醫會，1896年）。

²⁶ 全國農業學校長協會編，《日本農學發達史》（東京：農業圖書刊行會，1943年），頁54-56、194。

²⁷ 農林水産省農林水産技術會議事務局，《昭和農業技術發達史》（4）畜産篇蠶糸篇（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1995年），頁24、285。

言之，繼歐洲之後，日本也在19世紀以西方獸醫學為基礎建置軍隊獸醫、農事試驗場、農學校獸醫科等，以及透過政府考試和相關法規，培訓近代獸醫並規範獸醫的行事作為。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後，以上措施也逐步在臺灣實施應用。爾後日本更在1930年加入OIE。²⁸

在近代的西學獸醫出現前，臺灣人也有一套對應動物和獸疾獸疫的辦法。如17世紀郁永河《裨海記遊》記錄他在中港社（今竹南）見到「一牛甚腴（指肥胖結實），囚木籠中，俯首跼足，體不得展；社人謂：是野牛初就勒（指繫制），以此馴之。」或如18世紀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載「近生番深山，產野黃牛……諸番取之，用以耕田駕……荷蘭時，南北兩路設牛頭司，取其牡（指雄者）者馴狎之，闔其外腎（指睪丸）以耕；其牝（指雌者）則縱諸山，以孳生。」²⁹ 以上紀錄均顯示，清領時期臺灣的原住民已知如何馴化和放養野牛、黃牛以為己用。至於在臺灣的漢人，則有傳自中國原鄉的選種、飼育閹割動物法和動物崇拜。³⁰ 「大清律例」也有規定耕牛和畜產的財產權、不得私宰耕牛、病斃牛隻需報官驗明不得私自開剝等條目。³¹ 若遇到獸疾獸疫發生，在軍隊內亦有馬兵負責，³² 在民間，農民會對症治療、求神、殺牲祭祀、在獸籠貼畜用符咒，³³ 或將死體丟入水圳以求疾病流逝或趁早宰殺等。³⁴ 臺灣還有配種（如牽豬哥）、去勢（如閹牛、閹豬、閹雞）、通路、屠宰等業者，部分閹割業者擅長閹割數種動物，也兼

²⁸ 全國農業學校長協會，《日本農學發達史》，頁194。

²⁹ 〔清〕郁永河，《裨海記遊》，臺灣文獻叢刊第44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9年），頁22；〔清〕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灣文獻叢刊第3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年），頁71。

³⁰ 各種案例，可參見作者不詳，《六畜相法》（出版地不詳：輔仁堂，出版年不詳）；岡田技師（岡田真一郎）譯，〈相豬歌〉，《臺灣農事報》，第35號（1909年10月），頁43；李添春，〈臺灣に於ける動物崇拜——三牛馬の崇拜〉，《臺灣之畜產》，第8號（1935年8月），頁6-9等。

³¹ 伊能嘉矩，〈牛の取締に關する舊慣〉，收入臺灣慣習研究會編集，《臺灣慣習記事九》（出版地不詳：臺灣慣習研究會，1901年），頁39-46。

³² 如〔清〕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84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年），頁294。

³³ 小野新市，〈養豚業調查〉，《臺灣農事報》，第19號（1908年7月），頁32-36；梅村益敏，〈家畜用符に就て〉，《民俗臺灣》，第3卷第7期（1943年7月），頁47。

³⁴ 林正忠，〈臺灣獸醫病理史概述〉，收入鄭謙仁總編輯，《中華民國比較病理學會20週年紀念特刊》（臺北：比較病理學會，1994年），頁32。

營獸醫工作。³⁵ 這些吹笛闖豬者，可謂臺灣民間的傳統獸醫，懂得運用草藥或漢藥醫治獸疾。日人也曾調查臺灣民間的家畜治療法，並將所蒐錄之百餘種病症和數百種療方撰著發表。³⁶ 如此的臺灣傳統獸醫和臺灣人對待家禽、家畜等生活周遭動物的態度，隨著日本引進新式獸醫後逐漸發生改變。

叁、軍事與衛生防疫體系下建置的近代臺灣獸醫制度

清領時期臺灣已設有馬兵、闖業，但無明確的畜牧和獸醫管理規則和機構。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後，臺灣總督府依照日本本土經驗，對軍隊和民間分別立法規範動物的管理事項和配置相關人員。首先，在軍隊方面，依1896年5月頒「臺灣憲兵隊條例」，臺灣各主要地方需設置憲兵本部，職員有司令官、副官、軍醫、獸醫、軍吏、准尉（准士官）、書記和蹄鐵工；³⁷ 其中獸醫獨立於軍醫被設置，足以顯示其重要性。1898年10月，更在臺北設置臺灣陸軍獸醫部，由臺灣總督管轄；³⁸ 其業務除負責軍隊內的馬匹運輸和騎兵科，定期集合參加會議，³⁹ 也

³⁵ 川口長孺等，《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89-90。另可參考林美容，〈閩牛師父張樹聰和他的治牛症藥方〉，《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第5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1年），頁1-38。

³⁶ 如藤根吉春，《臺灣ノ牧牛》（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年）；辻信次，〈本島人間に於ける家畜治療に関する調査〉，《臺灣農事報》，第128號（1917年7月），頁45-61；瀨戶口甚一，〈臺灣中南部に於ける民間家畜治療法に就て（其の一）〉，《臺灣之畜産》，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頁22-27；瀨戶口甚一，〈臺灣中南部に於ける民間家畜治療法に就て（其の二）〉，《臺灣之畜産》，第1卷第4期（1933年4月），頁1-5等。

³⁷ 作者不詳，《臺灣法令全書》，第一卷（出版地不詳：出版單位不詳，出版年不詳），頁62-68。

³⁸ 「臺灣陸軍獸醫部條例」（1898年10月11日），〈府報第385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71010385a007。

³⁹ 「陸軍一年志願兵條例改正」（1904年4月9日），〈府報第1510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1510a015；〈島政要聞 陸軍各部長會議〉，《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0年2月17日，版2。

需適時協助民間需求。⁴⁰ 1908年3月「陸軍獸醫部條例」公告，第1條說明其對象包括近衛師團獸醫部、臺灣總督府陸軍獸醫部、韓國駐劄獸醫部及關東都督府陸軍獸醫部，顯示日、韓、臺、滿州四地的陸軍獸醫體制具有統一規劃的特徵；該法第2-6條說明獸醫職責為統理各地的軍馬衛生，含人事、教育、獸醫材料及蹄鐵等事項。⁴¹ 獸醫部職員來源與在職訓練，則如1904年「陸軍一年志願兵條例」第3條：「有獸醫開業免狀或有同等資格者，該當獸醫生」和第23條：「在練習專門勤務過程中被視為優良者，得晉為三等技手等職銜。最終試驗後，再就試驗成績參酌平時勤務表現，頒發及格與否證書並賦予二等技手或下士或其他職銜。」⁴² 換句話說，軍獸醫的來源有既已為獸醫者，以及按資格接受在職訓練與晉升者。

其次，在民間方面，臺灣總督府一方面設立農商局殖產課管理家畜衛生保健以協助產業發展，並在製藥局衛生部配置人醫和獸醫以協助檢查人獸疾病。如1898年新竹竹北突然發生某種群體牛病，衛生部即派遣獸醫前往調查，最後認為是因為土地和氣候而引起的黏膜炎（惡性加答耳熱），遂告知飼主並力謀防疫方法。⁴³ 又如鼠疫流行時期，地方政府要村民捕鼠且分三級給予獎金，而負責檢驗鼠隻的就是獸醫或公醫。⁴⁴ 立法也成為殖民政府推進近代獸醫的手段之一；例如1896年2月，臺灣總督府公告日本「獸類傳染病豫防心得」的部分條目適用於臺灣。1898年初，臺灣總督府鑑於中國閩浙等地常有獸疫，且隨輸入物進入臺灣，故於隔年發布「臺灣獸疫豫防規則」，為1926年「家畜傳染病預防法」前身。牛、馬、羊、豬、犬為該法規範的獸類，牛疫、炭疽、氣腫疽、鼻疽及皮疽、

⁴⁰ 如陸軍獸醫學校教官、獸醫三等獸醫正、總督府陸軍獸醫部長宮本曉誕，其業務核心雖是軍馬衛生，但也協助臺灣民間的獸疫防疫。他曾發表關於臺灣民間牛瘟防疫（因牛瘟防治與撲殺需軍隊協助）、豬瘟及畜產等數十篇論文。如宮本曉誕，〈獸醫畜產〉，《臺灣農事報》，第66號（1912年5月），頁410-420等。

⁴¹ 「臺灣陸軍獸醫部條例」因此被取代、廢止。「陸軍獸醫部條例」（1908年3月12日），〈府報第2387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2387a010。

⁴² 「陸軍一年志願兵條例改正」（1904年4月9日），〈府報第1510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1510a015。

⁴³ 「牛疫（新竹縣）」（1898年3月30日），〈府報第268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0268a007。

⁴⁴ 〈湖海琅國 員林短札／捕鼠抽籤〉，《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8年8月26日，版4。

傳染性胸膜肺炎、口蹄疫（流行性鵝口瘡）、羊痘、豬霍亂（Hog Cholera）、豬丹毒（豚羅斯疫）、狂犬病10種疾病為該法預防的獸疫，需按規定通報、處置；⁴⁵ 此規則也應運而生獸疫預防費用負擔劃分法、獸疫調查統計報告樣式、各地方屠宰細則等。⁴⁶

為了獸疫查核、預防和調查統計的需要，除警察和各級行政人員，臺灣總督府還需要增加具有獸疫辨識與處理能力的獸醫。然而，日治臺灣初期，臺灣的醫事人員有限，因此臺灣總督府需要的動物衛生處理人力除了來自軍方，也可能來自人醫和其他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如1897年改訂「臺灣公醫規則」第16條，公醫也需負責動物所在的屠畜場、擠奶所、市場等地衛生稽核。⁴⁷ 又如1898年，臺南縣醫院長鈴木文雄和同院醫員築山揆一，以解剖和血清試驗法調查出當地流行的豬疫係豬肺疫（Swine Plague）和豬霍亂。⁴⁸ 再如1902年，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囑託兼細菌檢查主任羽島重郎出差到南部各地，研究牛疫病原和膽汁接種免疫法。⁴⁹ 這些人士本屬人醫專業，但因為衛生、細菌、免疫等的醫學技術相通，所以他們也兼職畜獸衛生相關事項。除上述醫員外，警察和保甲等地方第一線人員也須致力其中。如衛生警察的執掌包括檢查和取締傳染病、動物屠宰、獸疫；⁵⁰

⁴⁵ 「臺灣獸疫豫防規則」（1899年3月26日），〈府報第487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0487a001。此外，此規則在1911年增加畜牛結核病為船舶的獸類檢疫疾病。「臺灣獸疫豫防規則中改正」（1911年11月25日），〈府報第3380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3380a001。

⁴⁶ 如臺東廳1899年頒「屠獸場取締規則」。「獸疫豫防ニ關スル費用負擔區分」（1899年5月6日），〈府報第514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0514a002；「臺灣獸疫豫防規則施行細則」（1899年5月6日），〈府報第514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0514a001；臺東廳編輯，《臺東廳報 明治三十年至三十二年》（臺東：臺東廳，1899年），無頁碼。

⁴⁷ 「臺灣公醫規則」（1907年11月5日），〈府報第2308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2308a001。

⁴⁸ 「豚疫病原理臺南醫院報告」（1898年4月29日），〈明治三十一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十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0287024。

⁴⁹ 羽島重郎，〈牛疫調查報告抄錄〉，《臺灣醫學會雜誌》，第2卷第6期（1903年6月），頁31。

⁵⁰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輯，《警察會話編》（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4年），頁1-82。

「保甲條例施行細則」的內容大項，即有衛生獸疫害蟲等預防及驅除等。⁵¹ 易言之，警察和保甲的任務也包括關注和管理地方上的動物衛生事項。

肆、近代獸醫的在地化：臺灣現代獸醫的產生

1900年2月，臺灣總督府公告實施「臺灣獸醫免許規則」。規則第1-4條規定：獸醫，指從農商務大臣取得獸醫免狀，及從臺灣總督取得獸醫免許狀者。有農商務大臣的獸醫免狀者，開業時需指定開業場所（地點），並附上該免狀向地方廳提出申請。第5-16條規定獸醫作業相關規範和行為處分，包括「無獸醫免許證卻從事獸醫業務者，處25圓以下罰金」（第12條），「獸醫業務停止中卻從事獸醫業務者，處15圓以下罰金」（第13條），「無正當理由卻拒絕協助他人從事獸醫業務者，處1圓95錢以下罰金」（第14條），和「此規則不適用於過去本島人從事獸畜治療業和闖業者」（第16條）。⁵² 換句話說，僅有從日本農商務大臣或臺灣總督府取得獸醫執照者，方能成為官方認可的獸醫和得以合法執業，臺灣民間傳統的闖業與獸醫或草藥業者，不被官方體制認可而被排除在外，近代獸醫學透過官方法令，確立其正統的專業角色。而且，在政府法令的規範下，獸醫不僅是一項職業和專業，也具有強烈地公共服務性格，獸醫不得無故拒絕他人的業務請求。只是，確切的獸醫業務為何，在臺灣獸醫免許規則中並無具體說明。

就「臺灣獸醫免許規則」所示，得報考獸醫執照考試者，一是在日本受過獸醫教育者，二是在臺灣受過獸醫教育者。所謂受過獸醫教育，係指受過官方認可的西學獸醫教育。如前所述，在日本本土，農事試驗場和農學校是日本近代農學和獸醫研究教育的主要推動機構。日本統治臺灣後，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即在臺灣設置農事試驗場，負責調查試驗臺灣各地的農作、蠶桑、家畜等。⁵³ 到

⁵¹ 下山元七，《保甲常識讀本》（臺中市：株式會社臺灣新聞社，1933年），頁155-158。

⁵² 「臺灣獸醫免許規則」（1900年2月2日），〈府報第685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0685a001。

⁵³ 「分析所及農事試驗場規程」（1898年3月10日），〈府報第256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0256a005。

1900年末，臺北、臺中、臺南3地均已設置農業試驗場，並招收個位數的農事講習生。1901年末，產出第一批的農事講習畢業生4名。⁵⁴ 農事試驗場規程也同步修改，使業務範圍包括：農畜產的改良增殖、養蠶試驗、委託試驗、巡迴演講、農事講習、養蠶傳習、將試驗場生產的種苗種畜提供給有意願者。⁵⁵ 到1904年7月的第三屆農事講習生時，人數增加為招收50人入學。1906年4月，試驗場在畢業生中選出首屆送往日本本土的臺籍公費留學生3人。同年7月更進一步新設獸醫科，招收獸醫科講習生楊漢龍（1887年生）等共15人。⁵⁶ 臺灣因此開始有了自行培育新式獸醫的官方教育機構。

根據1906年農事試驗場規範，要成為獸醫講習生須符合以下之募集資格：1. 經過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農事講習完成，或在本島人中有同等以上學力；2. 品行方正；3. 年滿19歲以上且身體強健；4. 無家庭拘束，能完成全學期修業。此外，入學後，須有20歲以上的男性戶主擔任保證人。講習生需住宿試驗場內，修業半年以上，課餘從事家畜相關勞役（會支付薪水）。課程中若屢次違規不改、品行不佳、不勉於學、因傷病而不堪勞動，會被退學。⁵⁷ 簡言之，獸醫講習生必須先具有農事講習生學歷、臺灣籍、年滿19歲、身體強健、家庭環境許可、有保證人、住校修業半年以上和勤勉於學。且從入學年齡觀之，其實學員大多是有職場經驗的成人進修者。他們可能因為本身的興趣或家庭背景而前來進修；當他們畢業後，也能更快速的投入相關產業工作。如首屆獸醫講習生中的石圭璋，畢業後短暫地在宜蘭廳庶務課擔任雇員，不久即在宜蘭創業武威牧場。據報紙記載，他「由試驗場購買洋種牝牛數頭搾取牛乳。該地素無斯業，物以稀貴，將來利益必無難操其左券也。」⁵⁸

此外，之所以於1906年7月增設獸醫科，與當時兩個事件有關。一是有鑑於

⁵⁴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頁1。

⁵⁵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規程」（1901年12月20日），〈府報第1080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11080a001。

⁵⁶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頁2-3。

⁵⁷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獸醫講習生規程」（1906年7月4日），〈府報第1997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11997a003。

⁵⁸ 作者不詳，《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0年），頁222；〈雜報 雪白梅香〉，《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0年12月2日，版3。

牛疫在臺灣南部愈來愈頻繁發生，不利產業發展，臺灣總督府除籌設畜牛保健組合（類似今日的合作社）和農會外，也下令由殖產局技師研製牛疫免疫血清。1905年，阿緱（今屏東）設立牛疫血清作業所，與日本農商務省的西原獸疫調查所合作，自製牛疫血清。此後結合獸醫、警察與保甲共同撲殺疫牛和對牛隻預防注射，成為臺灣官方對牛隻衛生管理和防疫方式的常態。⁵⁹ 二是1906年7月，東京大學農科大學教授兼農商務省技師時重初雄（1859-1913）⁶⁰ 訪臺探視血清應用情形和採取臺灣獸疫疫型。在臺灣的獸醫們為謀求地位提升和學習免疫血清法，遂至第一屆臺灣總督府獸醫講習會受訓。該講習會係從事人醫教育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所開設，為期2週；⁶¹ 參加者為臺灣各廳技手和獸醫事務囑託共22人，全為日本籍。⁶² 師資有時重氏和首屆農事試驗場長藤根吉春（1864-1941）⁶³ 等；當時時重氏曾建議設立臺灣獸醫畜產會並發行雜誌。⁶⁴ 換言之，農業發展、防治牛疫、謀求獸醫地位提升和農商務省技師來臺，是激發臺灣總督府和獸醫學界想盡速在臺灣當地發展獸醫學的重要因素。

歷經半年，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於1907年初產生首屆的14名獸醫講習畢業生。生員全為臺籍，主要來自臺灣西部，僅1人來自宜蘭廳。畢業典禮當日，

⁵⁹ 高澤壽，《臺灣牛疫史》（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5年），頁10-11；沈佳姍，〈牛豬並濟——日本時代臺灣獸疫預防的轉向〉，頁255-298。

⁶⁰ 時重初熊，駒場農學校獸醫科畢業，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助教授、中央衛生會臨時委員；取得德國獸醫博士學位歸國後，1902年起擔任農科大學教授，1904年起兼任農商務省技師。故時重獸醫學博士記念會編，《時重獸醫學博士論文集》（東京：故時重獸醫學博士記念會，1918年），頁1-2。

⁶¹ 鳩野政雄，〈臺灣の獸疫〉，收入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編集，《獸疫調查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1922年）頁2-4；高澤壽，《臺灣牛疫史》，頁12-13。

⁶² 「修了證書授與式」（1906年9月28日），〈府報第2049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2049a016。

⁶³ 藤根吉春，盛岡中學校、札幌農學校畢業，專攻畜產學。畢業後在北海道廳、真駒內種畜場等處任職。後受同學橫山壯次郎（1868-1909）引薦來臺，1895-1915年在臺灣協助各地調查，曾擔任臺南縣殖產課長、農事試驗場首屆場長、殖產局農務課技師等職；1904年出版《臺灣ノ牧牛：附印度水牛》教育農村子弟。後擔任岩手縣立農學校和盛岡農學校長，被稱為「東北農業之父」。作者不詳，〈台湾に渡った北大卒業生たち〉，《北海道大学文書館年報》，第7號（2012年3月），頁74。

⁶⁴ 高澤壽，《臺灣牛疫史》，頁12-13。

民政長官代理、殖產局長心得、⁶⁵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長高木友枝、臺北廳長和臺灣總督府技師等人連袂出席。從典禮演說內容，可看出官員們的期許和獸醫生的訓練過程；例如官員鼓勵學子無論從事公職或自行開業都要精益求精，勉勵學子勿以驕矜視人。獸醫學教師兼教務主任代理內藤健行的演說，尤其道出獸醫講習生的求學過程和被賦予的期許：講習生們以臺灣本島畜產中最重要的牛、豬為基礎，佐以其它馬、山羊、羊、犬、貓等家畜作為比較動物，學習解剖、生理、衛生、藥物、病理、病畜處理、獸醫警察法、飼養論和實習等學科。尤其學期中曾遭逢恆春廳發生嚴重的牛疫，故原定的半年課程外，再增加2個月的時間到當地修學旅行，實際學習牛疫防治法。諸學生中僅1人因為變故而自願退學，而有14名畢業生。總計8個月的學習時間雖短且仍有不足，但對於農家的畜產或獸醫的助手而言，已能提供相當助力。⁶⁶ 可見當時獸醫講習生主要學習領域是牛、豬醫學，得適時延長修業時間，修畢可從事公職、獸醫助手或自行開業。也由於他們是臺籍子弟，散布在臺灣各地執業，自然有溝通獸醫等日籍執法者和臺灣農民間語言、觀念和信任感的重要作用。

這些獸醫講習生畢業後，也可能成為公費留學生。如農事試驗場選派第二屆的公費留學生，其中就有首屆獸醫講習生張守經及吳澄坡兩人赴大阪府立農學校（今大阪府立大學）獸醫科留學。1908年3月選派的第三屆公費留學生中，亦有第二屆獸醫科畢業生張永祥進入大阪府立農學校。⁶⁷ 這些學生畢業或留學返臺後，也多能貢獻所學。如楊漢龍畢業後擔任臺北廳農會助手、臺北廳翻譯，1920年離開公職後歷任臺灣興業信託株式會社經理（支配人）、臺北市會議員、昭和家畜監事（監查役）等職。⁶⁸ 張守經和張永祥留學返臺後任職於農事試驗場畜產

⁶⁵ 心得為協助或代理首長業務之職。

⁶⁶ 首屆的獸醫講習畢業生名單為：臺北廳楊漢龍、南投廳張守經、彰化廳王尊仁和謝朝、斗六廳吳光明和楊成材、新竹廳蔡德勝、嘉義廳吳澄坡、苗栗廳蕭慰輝和吳和安、宜蘭廳石圭璋、深坑廳高火生、桃園廳陳木水、鳳山廳吳克禮。「獸醫講習生卒業證書授與式」（1907年3月29日），〈府報第2160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2160a007。

⁶⁷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頁3-4。

⁶⁸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 日刊一周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年），頁176。

部，⁶⁹或在臺灣各地的畜牛保健組合服務。此外，試驗場學生們畢業後的發展走向其實相當多元。以1915年《農事講習生一覽》登記的畢業生當下職業為例，有街庄役場書記、自營農、公學校雇或訓導、書房教師、日本留學中、醫學校在學中、商行事務員、雜貨商、醫師助手、餛飩製造業、各公私單位的社員、技術員、通譯、雇員、臺灣農友會、農會、組合、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研究所、財務局、阿猴廳南隆農場等。⁷⁰再如獸醫科第三屆畢業生洪蘭（1896年生），畢業後卻進入臺灣總督府研究所衛生部，研究人類的霍亂和流行性感菌種，輾轉取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非獸醫學）。⁷¹上述這些獸醫學生的發展多元、散布臺灣各處，也有助於近代獸醫學和相關觀念在臺灣各地的推展。

與第一批獸醫講習生畢業同時，1907年8月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將講習生改分為農事甲、乙科、獸醫與林業講習生4種。乙科農事講習生須年滿15歲，家有農地（田畑）1甲以上的本島人或其子弟，且持有公學校第五學年以上的修業證書或同等以上學力；修業期間為2年整。而甲科農事、獸醫及林業講習生是修完乙科農事講習或有同等以上學力，年滿17歲，家有農地1甲以上的本島人或其子弟；修業期間是半年，但可適時增減。⁷²乙科農事講習生的講習科目包括通識課程、農學、畜產和獸醫等。⁷³換句話說，1907年起的獸醫科入學生不僅需有智能、體力、學歷和臺灣籍身分，也需有定額以上的經濟能力和15或17歲以上的年紀。這些要求除可確保學生的學習成效，也能增加其立即投入職場的機會。1911年12月末，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再調整專業，改設置豫科、農科、獸醫3科。新制的豫科類似舊制之乙科生，但入學資格改為須具有公學校6學年修業證

⁶⁹ 作者不詳，《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1年），頁174。

⁷⁰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頁68-115。

⁷¹ 作者不詳，《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9年），頁203；「洪蘭兼任中央研究所技手」（1924年6月1日），〈大正十三年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3860035。

⁷²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講習生規程」（1907年8月6日），〈府報第2248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12248a003。

⁷³ 「通識課程」為本文用法，指倫理（修身）、國語（日語）、土語（地方方言）、地理、數理等。「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講習生規程」（1909年3月28日），〈府報第2668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12668a006。

書（原為5學年），修業期為1學年，講習科目也較舊制減少畜產和獸醫課。⁷⁴ 豫科畢業後，可再進一步選讀2學年的農科（學習農事及林業，上課科目包括畜產與獸醫），或選讀3學年的獸醫科。求學與生活中的一切禮儀服制，依「講習規程細則」69條條文規範。⁷⁵ 隨著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對獸醫講習生不斷加入學條件、上課項目、研習時間等內容，獸醫科生的畢業人數卻逐步下滑。第一到第六屆的獸醫科生，畢業時間和人數分別為1907年2月14人、1908年2月14人、1908年12月11人、1909年12月17人、1910年3月5人、1910年12月2人，6屆共計63人。其畢業生全為漢人姓名，僅1908年有1人姓名書寫片假名，疑似原住民。⁷⁶

也因為獸醫講習生的入學條件、修業過程和畢業要求日趨嚴格，包括如1912年的〈講習生募集〉公告：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要募集農科45人和獸醫科25人。條件符合者，報名時須繳交志願書（含保證人）、履歷表（學業、職業、賞罰經歷）、戶口調查簿抄本、經區長證明的財產證明書，和最近的身體檢查表。入場考試係2月下旬，從臺北到阿猴廳的順序陸續舉行，試驗科目包括國語（講讀、作文、會話）、算術等。⁷⁷ 即入學者需身家清白、身體健康、家有財產、才智足夠。因此，1912年2月「臺灣獸醫免許規則」新增了一項條目：「在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受過三年以上獸醫術講習且有畢業證書者，經過前項的檢定及試驗，頒發獸醫免許證」，⁷⁸ 即允許得到農事試驗場獸醫課程考試及格和畢業證書者，可不經臺灣總督府的考試，直接獲得獸醫證書。此舉無疑是對臺灣獸醫教育

⁷⁴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頁15-16。

⁷⁵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講習規程」（1911年12月24日），〈府報第3403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3403a001。此外，獸醫科的上課科目為：修身、國語、漢文、數學、理化、生理、解剖、藥物、內科、外科、寄生動物、眼科、病理、產科、細菌、衛生、獸醫警察、診斷、畜產、體操、實習。獸醫科的實習分11項：家畜解剖、家畜外科手術、家畜病室、調劑、家畜衛生、家畜病理解剖、防疫、家畜飼養管理、畜產加工、農場、職業等。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頁21-28。

⁷⁶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頁101-106。

⁷⁷ 如「講習生募集」（1912年1月24日），〈府報第3425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3425a010。

⁷⁸ 「臺灣獸醫免許規則中改正」（1912年2月11日），〈府報第3439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3439a001。

體系的重大肯定，也能快速幫助增加臺灣的獸醫師人數。而如上所述之以農事試驗場培訓獸醫和獸醫執照許可制度，一直維持到約1920年農事試驗場正式廢止招收講習生，業務純化為以試驗和配種為主，相關教育改置入實業、專門及高等教育體系下，方才告終。⁷⁹

伍、近代臺灣獸醫的業務與社會功能

延續前述，因為防疫、殖產和提升獸醫地位等需求，臺灣從引進日本獸醫，爾後開啟農事試驗場教育並著手培養臺灣本土的獸醫學員。總計從1906年到1915年1月，共培養出約70名獸醫專科的畢業生。⁸⁰ 這些畢業生在1912年前，畢業不等於取得獸醫師資格，需再另外經過臺灣總督府的考試及格方得成為獸醫。如1910-1913年底，僅頒發獸醫免許證第9-12號共4人，分別是南投廳烏牛欄庄張守經、嘉義廳嘉義街吳澄坡、新竹廳罩蘭庄（今苗栗縣卓蘭鎮）張永祥、嘉義廳西螺街林振源。⁸¹ 其中，張守經、吳澄坡和張永祥為農事試驗場獸醫科的首屆和第二屆畢業生，且均是公費留學生，惟林振源不見於農事試驗場歷屆的畢業生名單。他屬自費留學，1913年從東京的麻布獸醫畜產學校（今麻布大學）畢業回臺。而1912年的新制執行後，臺灣籍獸醫師的數量開始增加。到1916年7月底，臺灣總督府發出第38號獸醫證書。從名冊觀之，這38人中，僅太田氏、飯島氏、谷田氏3人疑為日本籍，其他均為臺灣籍。⁸² 此外，還有數百名未修讀獸醫科，但已受過獸醫學基礎訓練的農事甲、乙科或豫科講習生。這些散布在臺灣各處，從事多元職業的講習生們，他們所接受的新式獸醫學教育，勢必帶來周邊社會與人群在意識觀念和行為作法上的影響，成為民間百姓和日本人行政官僚間的溝通

⁷⁹ 關於實業、專門及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獸醫教育，可參見沈永紹，〈獸醫教育訓練〉，收入王俊秀主編，《臺灣獸醫發展史》，頁59。

⁸⁰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頁57。

⁸¹ 「獸醫免許證下付（明治四十三年以降大正二年十二月二至ル）」（1914年1月17日），〈府報第397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20397a010。

⁸² 「獸醫免許證下付」（1916年2月2日），〈府報第939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20939a002；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頁68-115；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 日刊一周年版》，頁217。

橋梁和新觀念傳播媒介。如楊漢龍於畢業不久後撰文陳述獸醫之重要，係在醫療上協助衛生、防疫（含人獸傳染病）、救濟愛畜、保全家畜和國族財產，也在畜產事業上改良與繁殖家畜，或製造畜類加工產物如火腿、罐頭等，這是受過近代學術訓練的獸醫的長處。⁸³ 從楊氏的言論，呈現受過新式教育的臺灣人對於動物管理方式與思想層面的變化。獸醫講習生們若日後取得獸醫師資格，代表國家公權力行事，則他們從事的業務內容當更容易影響臺灣社會。

承前所述，臺灣總督府治臺初期，即帶入日本的獸醫師、法規制度和農事體系，為臺灣動物的近代化管理建立重要的行政基礎。約1896年起，臺灣島內陸續成立民政局殖產課、各街庄役場、農事試驗場、製藥局衛生部（1909年廢除，改立臺灣總督府研究所衛生部）、各地方種畜所、⁸⁴ 農會、農事組合或保險組合或牛畜保健組合、牛疫血清作業所、臺灣總督府港務所（1911年增設專職的港務獸醫，負責檢疫）、⁸⁵ 獸疫血清作業室（1912年在臺北樺山設立，研究豬疫血清等）等機構，配置獸醫等專業人員，協助研究、檢疫、管理、推廣家畜衛生保健等產業事項。其中，農事試驗場和種畜所專責改良育種和教育專才，衛生部負責研究與檢驗，港務所和血清作業所專責防疫，農會或相關組合專責協調地方與推廣政務，畜牛保險組合負責辦理預防牛疫及改良畜產等事務。尤其畜牛保險組合，原擬每千頭牛即置獸醫1名，如1908年「統計之水黃牛合共404,000餘頭，則計需獸醫404名。」⁸⁶ 此提案出現在農事試驗場開始培訓獸醫講習生後不久，足堪呈現一部分當時官方對臺灣獸醫的期許。換言之，獸醫是協助各地方畜產防疫、檢疫、診療和肥育的重要人物。再者，在法制層面，臺灣總督府陸續公告動

⁸³ 楊漢龍，〈學獸醫之要〉，《臺灣農事報》，第26號（1909年2月），頁72-73。

⁸⁴ 如恆春廳於1905年設置恆春種畜所，研究牛、羊、馬三種動物業務。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要覽》（臺中：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1926年），頁15。

⁸⁵ 「臺灣總督府港務所官制」（1911年5月17日），〈府報第3235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典藏號：0071013235a008。

⁸⁶ 〈實業彙載 籌辦畜牛保險組合〉，《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年2月7日，版2。

物管理相關法令，⁸⁷ 及各類型的獸醫畜產登錄簿。⁸⁸ 這些法規內容雖然不一定直接指出獸醫等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獸醫等衛生作業人員是該法令執行階段的稽核檢查人。可以說，前述法令明確規範許可與不被許可事項，並經由獸醫等各層級的官僚組織和衛生行政，由上而下地影響臺灣人原有的畜產處置、畜產衛生和飲食安全的習慣與行為。

至於領有官方執照的獸醫們的業務內容為何，可以臺北廳某次獸醫會議的內容為例說明。該次會議的要點有4：「1. 對獸疫豫防事務要刷新改善之件；2. 就檢查屠獸方針及其程度要研究之件；3. 食肉衛生警察上，特於一般警察官吏涵養其知識之考案；4. 協議設備屠獸場及其他重要事件。」⁸⁹ 即獸醫師的業務內容至少包括獸疫預防、檢查屠獸、食肉衛生、教育相關人士、協議設備屠獸場等項目。在獸疫預防實際案例方面，地方政府須定期派遣獸醫到各牧場檢查是否有感染結核病的乳牛；⁹⁰ 農牛共濟組合除協助農民急難所需，也要居中檢疫，協助地方百姓定期帶著畜獸到指定場所檢驗健康。⁹¹ 若有疑似動物疫情發生時，官方的第一步驟是通報、隔離或撲殺，並請獸醫前來檢驗。⁹² 臺灣總督府更透過撲殺、普及預防接種和教育防治獸疫，希望農民見證新式獸醫的快速成效。⁹³ 獸醫的重要性也表現在如頂內埔庄（今臺北市公館一帶）農事試驗場某次發生豬霍亂，卻

⁸⁷ 如1899年「臺灣獸疫豫防規則」與施行細則、1900年「臺灣獸醫免許規則」、1904年市場屠畜場及其他營造物管理規定、1908年「臺灣牛乳營業取締規則」和「臺灣總督府種畜借給章程」，1911年「臺灣屠畜取締規則」、「臺灣獸肉營業取締規則」、「屠場設置規程」、「臺灣市場取締規則」等。臺灣醫學會編，《臺灣衛生法規類集》（臺北：臺灣醫學會，1918年），頁137-144、211。

⁸⁸ 如小野新市，〈獸醫畜產に關する諸帳簿の様式并に諸統計法〉，《臺灣農事報》，第30號（1909年5月），頁33-38。此外，小野新市發表之同題目系列論文共計10篇。

⁸⁹ 〈島政要聞 獸醫會議〉，《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10年7月24日，版2。

⁹⁰ 〈雜報 定期檢查結核乳牛〉，《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11年11月10日，版3。

⁹¹ 〈員林短札／檢查牛畜〉，《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10年1月19日，版4。

⁹² 如〈實業彙載 獸疫辦理〉，《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8年9月23日，版3；〈臺政要聞 嘉義之百斯篤與牛疫〉，《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11年1月6日，版2等。

⁹³ 如報載，農家在免疫接種法施行初期，多有疑慮血清成效和對牛隻健康的影響，迨注射後見其成果才予以相信，甚至有形容是「爭乞注射」。〈牛疫豫防（承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12月11日，版3。

「因該場獸醫不在，兼以事務多忙，豫防不能周到，致病毒蔓延」，⁹⁴ 以致斃死及撲殺30餘頭，達該場內飼豬數量的三分之一。在食肉衛生方面，民眾或皇室的畜產物飲食衛生也是由獸醫把關。如皇族來臺時飲用的御用牛乳，不僅指定承辦牧場，「其乳牛先在警務課以獸醫檢查之，務選拔其健康優等者。」⁹⁵ 此外，獸醫也會協助指導農產業者定期檢查殖產與衛生事項，或檢驗與衡量畜種的良莠，協助其體質改良等。如農事試驗場會免費配發新品種牲畜以改良臺灣的畜產。⁹⁶ 臺中廳的牛畜保健組合除於各支部配置獸醫，還「新設診療所，以治牛畜之盲疾。又凡牝牛3歲以上者皆欲閹之，以圖發育之健全。」⁹⁷ 或如報載：

竹北一堡新埔街林河通及豆仔埔庄沈興，打鐵坑庄陳勝，大眉庄陳李氏春妹，和興庄江山，此五人所飼養之豬哥，據獸醫檢查，稱為優良種牡豚，最適宜於傳種……若與以上所記之優良牡豚配合，限定每一回補助金五拾錢，以為種付料。各養豚家聞之莫不喜也。⁹⁸

在教育宣導方面，則有如「臺南廳喚市內業榨乳者11名，由島總務課長及淺沼獸醫就牛畜改良上牛之辦理並牛之衛生等訓示及談話。」⁹⁹ 簡言之，官方所規定與推展畜獸各方面的檢查、檢疫、選種，都因政策鼓勵或經濟誘因而能吸引臺灣人轉向接受新式獸醫，進而改變臺灣人原有的思想和習慣，使近代的動物衛生思潮在民間日漸擴散。至於被「臺灣獸醫免許規則」排除在外，不被官方承認的臺灣傳統獸醫和閹業者們，其社會地位和職業發展生涯則不只因此受到壓抑和阻礙，他們在臺灣社會中的地位也因此而降低。

當然，臺灣人也不一定會立即接受新式的動物管理方式。如1906年獸醫講習生前往恆春支援牛疫防治兼實習時，報載獸醫講習生因語言溝通無礙，比起日本人獸醫更受到地方居民歡迎。還有飼主欲私下以一頭牛3圓的金額賄賂講習生，

⁹⁴ 〈雜報 試驗場豚疫〉，《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11年11月28日，版3。

⁹⁵ 〈雜報 御用牛乳〉，《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8年10月21日，版5。

⁹⁶ 〈島政要聞 試驗場近況〉，《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10年1月26日，版2。

⁹⁷ 〈湖海訪國 臺中近信／牛畜保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11年5月11日，版3。

⁹⁸ 〈新竹通信／補助養豚〉，《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10年7月29日，版4。

⁹⁹ 〈南部撮要／榨乳業者〉，《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8年9月8日，版4。

希望能從寬認定病牛。¹⁰⁰ 或如1910年代初期阿緱廳發生牛疫大流行使病牛撲殺率提高時，幾次激發農民不願合作，群情激憤抵抗官方檢疫或撲殺病牛。¹⁰¹ 對於肉食衛生，亦有報導臺北廳某獸醫發覺販賣腐肉遂舉發並丟棄之，報紙評曰：「然此事在本島人尤甚。常見負販生魚與豚肉者，往往肉質已變。因恐己之受損，竟不顧及公眾之性命。」¹⁰² 或如臺北廳發生豬疫時，雖派出獸醫緊急查訪和調查但成效不佳；究其原因，除了因為臺灣人不知道豬疫發生的（科學）原因和防治法，也是因為臺灣人「即之而亦不信。故雖知為病豚，不願棄擲，賣買自若。蓋但知利其價，而不計其害於衛生為何也。當獸醫或警官檢驗之際，彼隱匿不報者比比皆然。」因此該報導即說，要遏止疫情，源頭方法是嚴厲處罰，與管束農家平時的飼養設備。¹⁰³ 此外，民眾可能因為怕病畜被發現後會遭到隔離，增加日常生活的不便和經濟損失，或認為自己買到廉價牛後可以自行救治再轉手販售等緣故，而有隱蔽病獸、屠殺密埋於叢林原野之情事。對此，臺灣官方則希冀能透過畜產組合的經濟支持、守望相助和獸醫的實地檢查和教育誘導，逐步改變上述情況。¹⁰⁴ 阿緱廳牛畜共濟組合更利用密探調查患畜隱匿行為，論功行賞。自1911年9月至1912年2月，共利用了11名密探，多次得知不法情事，發出犒賞獎金共131圓。¹⁰⁵ 以上事例所在多有，足見新式獸醫與相應之動物管理觀念普及於臺灣社會，亦非一蹴可幾。

隨著獸醫等執法者一而再、再而三的檢查與要求，臺灣人的習慣終究會產生相當之改變。如臺北廳為預防獸疫流行和提供大眾充足安全的獸肉，「每日派獸醫及警官於稻埕兩屠獸場厲行檢查」。據統計，僅1910年1月的1個月內，即檢查雜種牛、黃牛、豚、山羊等共2,829頭。其中健康獸數2,476頭，因內臟有寄生蟲而停止屠殺者10頭，命令獸肉一部分丟棄者353頭。據官方云，此數量比起過

¹⁰⁰ 〈農事講習生の活動と信用〉，《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10月26日，版2。

¹⁰¹ 參見朱丰中，〈臺灣牛瘟防治之研究（1895-1923）〉，頁72-77。

¹⁰² 〈雜報 暑季飲食〉，《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9年5月9日，版5。

¹⁰³ 〈就助疫言〉，《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10年2月15日，版5。

¹⁰⁴ 岡田寛治，〈畜牛保健組合設置の必要を論ず〉，《臺灣農事報》，第47號（1910年10月），頁28-29。

¹⁰⁵ 張永祥，〈阿緱廳下の牛疫狀況（上）〉，《臺灣農事報》，第92號（1914年7月），頁52；朱丰中，〈臺灣牛瘟防治之研究（1895-1923）〉，頁74-75。

去，「健康者尚增加三四成。此蓋為檢查一層嚴重。且各飼養家衛生設備之處漸已完全。」¹⁰⁶ 或如1916年末臺東廳官方為防疫而隔離病牛，還發生原住民乘夜破除柵欄，牽走牛隻，或在病牛運送隔離所途中，對獸醫及警察暴力奪回牛隻。但隨著血清接種擴大和隔離治療效果的提升，民眾反抗、偷竊或隱匿病牛、密埋屍體的情況隨之減少。¹⁰⁷ 再如1920年代，有報導說：員林農業組合吳獸醫看見獸肉販密屠，忠實揭發。只是該名獸肉販帶著證據隱匿潛逃，被抓到後還肆意誹謗，讓吳獸醫被警察部長責罵，但地方人士因此事為吳獸醫抱屈。¹⁰⁸ 對照上一段的負面或抗官事例，顯示部分臺灣人的動物衛生意識已有所改變。到1930年代，還有臺灣人有感於臺灣總督府透過防疫、品種改良、農學教育、畜產技術員如獸醫等的努力，改變了臺灣的動物畜養環境和臺灣人對家畜的認識態度，而撰文抒發社會變化前後的心得。¹⁰⁹ 簡言之，人們習慣的改變並非立即可見，但臺灣總督府對於動物管理的各項作為，其成果的確透過獸醫的專業培訓和行政力，在臺灣社會的硬體設施和軟體意識間逐漸發酵。而與動物管理方式改變所可能產生之獸疫減少和疫情時間縮短、產業經濟效率提升、臺灣總督府對臺灣傳統動物醫生與對傳統（人醫）中醫管理方式的比較、臺灣與他國的獸醫比較等，¹¹⁰ 則是本文尚未能竟意之處，未來誠可再作深入研究。

¹⁰⁶ 〈實業彙載 厲檢屠獸〉，《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10年2月18日，版3。

¹⁰⁷ 鳩野政雄，〈臺東廳下の牛疫に就て（二）〉，《臺灣農事報》，第187號（1922年6月），頁64-66；〈牛疫快復調查阿緱廳下の成績概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8年8月9日，版2；朱丰中，〈臺灣牛瘟防治之研究（1895-1923）〉，頁65-69。此外，朱文頁67敘述「以隔離所收容病牛的措施，未施行在西部地區……病牛一律撲殺的方針為何未施行於臺東廳，因若強制撲殺病牛，恐怕會刺激『蕃情』，發生反抗危險。」但實際上，隔離是臺灣總督府防疫時的基礎方針，實施地涵括全臺灣。因擔憂撲殺病牛會刺激民眾反抗而調整行政措施，在臺灣西部早已行之有年。實際案例，詳參沈佳姍，〈牛豬並濟——日本時代臺灣獸疫預防的轉向〉，頁255-298。

¹⁰⁸ 〈密屠發覺內幕 背後似有黑影〉，《臺灣民報》，第275號（1929年8月），頁7。

¹⁰⁹ 素水生，〈寄書 家畜認識的變遷〉，《臺灣新報》，第102號（1937年3月），頁6。

¹¹⁰ 如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講師羅婉嫻曾以香港案例，陳述香港的獸醫師幾乎是英國籍，且業務主要是海港檢疫。與香港情況相較，由於臺灣是農業經濟社會，與香港著重轉口貿易的社會環境不同，因此臺灣的獸醫業務除了海港檢疫，更重要的是需負責臺灣島內的動物相關衛生管控。此外，臺籍獸醫師產生的時間較晚，人數較日本籍者少，還有籍貫階級、語言、學經歷優勢等問題，因此臺籍獸醫師大多在民間執業，直到日治中後期才逐漸進入臺灣總督府的官方體系中任職，或到海外協助官方的動物畜產政策。詳參李太矜，《家畜防疫四十年》，頁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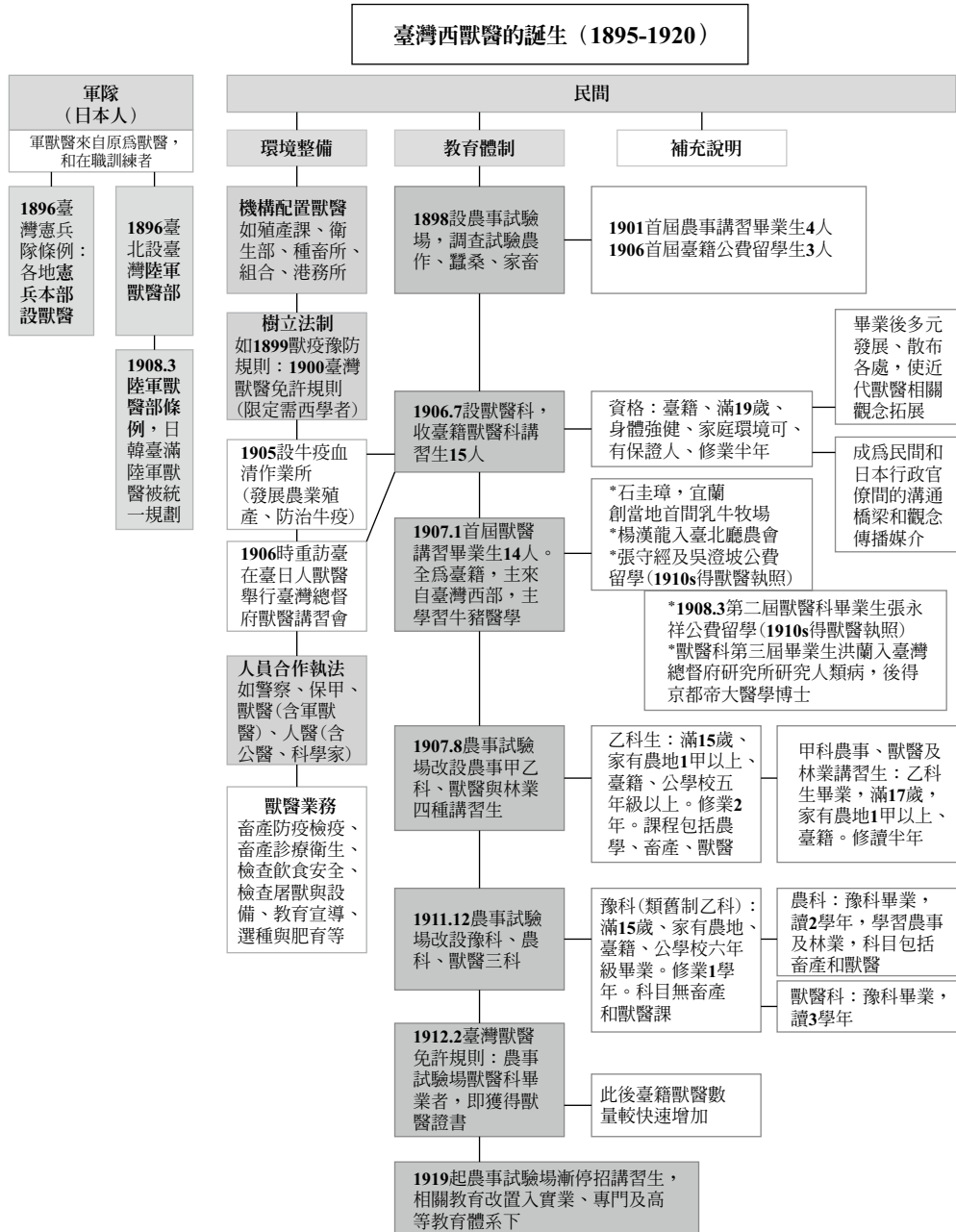
陸、結論

本文研究近代臺灣獸醫的產生與社會功能，透過近代獸醫的培訓、就業與職掌，探看19世紀末期以降臺灣社會對動物管理方式和行為態度的時代變化。首先，東西方在上古時期均已出現獸醫，治療皇家馬匹和民間農用牲畜。18世紀，在馬匹生理解剖和病理衛生等新知識的發展下，從法國開始近代的獸醫學和學校教育。19世紀，以防治牛疫為核心，歐洲再發展出世界獸醫學協會。日本也學習西學，從19世紀開始發展近代獸醫學和獸醫教育，並透過獸疫防治法規的制定和人員稽查逐步改變國人對待牛、羊、豬、雞等畜獸的方式。

而臺灣社會本有一套對應動物和獸疾獸疫的習慣作法和法令，也有傳統的獸醫。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後，臺灣總督府陸續將日本本土師事西法後的經驗和法制引進臺灣。對日本在臺的軍隊，有「臺灣憲兵隊條例」和「臺灣陸軍獸醫部」之獸醫。對臺灣民間，則有殖產課等諸機構和獸疫豫防規則等諸法案，由獸醫等行政官僚協助處理、研究、教育推廣和立法規範動物相關事項。尤其，1900年臺灣總督府公告實施的「臺灣獸醫免許規則」，將臺灣民間傳統的闖業與中獸醫業者或草藥業者排除在官方認可的獸醫身分之外。此外，官定的獸醫在此後不僅代表著是一項職業和特權，在官方的規範下也具有公共服務性質。另為防疫與發展臺灣產業，臺灣總督府在公醫、警察、保甲等地方執法者外，透過農事試驗場培訓臺籍獸醫講習生，並選派優秀者公費赴日留學，他們居中溝通日本獸醫和臺灣大眾兩端，並作為協調在語言和觀念迥異的臺、日間橋梁。由於現實操作之需要，這些臺灣人成為獸醫講習生的前提，係需有基礎學歷、臺灣籍、年滿19歲、身體強健、家庭條件許可和勤勉於學。從獸醫講習生的入學年齡觀之，其實他們大多是已經有過職場經驗的成人進修者。當他們畢業後，不僅能更快速的投入相關產業，現代獸醫學的教育對他們本身和周圍的人們，均能帶來某種意識觀點和行為上的影響。1912年臺灣總督府公告得到農事試驗場獸醫課程畢業證書者可直接獲得獸醫證書，不僅是對臺灣獸醫教育的肯定，也促使臺灣社會更加透過快速增加的臺籍獸醫們，藉由在社會上的執業和協助執法等過程，影響和改變臺灣社會對動物處理的態度與氛圍。

在日治前期，儘管臺灣人民生活習慣的改變並非一蹴可及，但臺灣總督府對於動物管理的各項作為，透過獸醫等執法人員和盡量推廣獸醫學知識，終使其成果在臺灣社會的硬體設施和軟體意識間發酵，逐漸改變了臺灣的動物畜養環境和臺灣人對家畜的觀看態度。只是在此過程中，不被官方承認專業地位的臺灣傳統獸醫與閩業者們，其社會地位和職業發展則不免日趨低下。

附錄1、臺灣西獸醫的誕生（1895-1920）簡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附錄2、獸醫臺日用語對照

○ 彼隻水牛公仔有發熱、尙有生日屎	○ 此間厝內的戶主是誰人、尙飼幾隻牛。	○ 若是如此要對第一甲驗汝提牛籍簿、我來去不可漏過。	△ 昨日派出所有來通知、將彼個事情隨時有與庄內的各甲長通知了打算敢有在厝裡即着。	○ 我是沙糖支廳的獸醫、今仔日因為要來驗此庄內的牛、不知攏有縛在厝裡否。	□ 彼是一字五角銀。	△ 至急的電報、是若多錢。	□ 彼是比平常的、加三倍。	○ 汝是公館庄的保正是否。	△ 不是、我是保正的小弟。	○ 我是沙糖支廳的獸醫、今仔日因為要來驗此庄內的牛、不知攏有縛在厝裡否。
彼隻水牛公仔有發熱、尙有生日屎	戶主是叫做蔡乞食、飼二隻水牛、及一隻水牛母、及一隻水牛公、及一隻赤牛母、攏飼五隻。	此間厝內的戶主是誰人、尙飼幾隻牛。	昨日派出所有來通知、將彼個事情隨時有與庄內的各甲長通知了打算敢有在厝裡即着。	我是沙糖支廳的獸醫、今仔日因為要來驗此庄內的牛、不知攏有縛在厝裡否。	ソレハ一字五十錢デス。	至急電報ハ、幾何デスカ。	ソレハ通常電報ノ三倍デス。	汝ハ公館庄ノ保正デスカ。	否ヤ、私ハ保正ノ弟デアリマス。	私ハ沙糖支廳勤務ノ獸醫デ、今日ハ當庄内ノ健牛調査ニ參リマシタガ、牛ハ皆ナ家ニ繋イデ居リマスガ。
彼隻水牛公仔有發熱、尙有生日屎	戶主是叫做蔡乞食、去勢ノ水牛二疋ト、水牛ノ牝、及水牛ノ牝、各一疋並ニ黃牛ノ牝一疋、都合五疋ヲ飼ツテ居リマス。	此ノ家ノ戶主ハ誰レデ、牛ハ何疋飼ツテ居リマス。	昨日派出所カラ通知ガアリマシタノデ、其ノ事ヲ直グ庄内ノ各甲長ニ知セテ置キマシタカラ、多分居ルゴロウト思ヒマス。	昨日派出所有來通知、將彼個事情隨時有與庄內的各甲長通知了打算敢有在厝裡即着。	ソレナラバ第一甲カラ順次調査シテ往キマスカラ、汝ハ牛籍簿ヲ持ツテ一軒モ洩ナイ様ニ案内シテ下サイ。	昨日派出所カラ通知ガアリマシタノデ、其ノ事ヲ直グ庄内ノ各甲長ニ知セテ置キマシタカラ、多分居ルゴロウト思ヒマス。	ソレナラバ第一甲カラ順次調査シテ往キマスカラ、汝ハ牛籍簿ヲ持ツテ一軒モ洩ナイ様ニ案内シテ下サイ。	昨日派出所カラ通知ガアリマシタノデ、其ノ事ヲ直グ庄内ノ各甲長ニ知セテ置キマシタカラ、多分居ルゴロウト思ヒマス。	昨日派出所有來通知、將彼個事情隨時有與庄內的各甲長通知了打算敢有在厝裡即着。	昨日派出所有來通知、將彼個事情隨時有與庄內的各甲長通知了打算敢有在厝裡即着。

資料來源：張永祥，〈獸醫用語（其一）〉，《語苑》，第12卷第2期（1919年2月），頁21-22。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臺灣總督府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大正十三年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四卷〉。
〈明治三十一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十八卷〉。
《臺灣總督府（官）報》（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府報第256號〉。
〈府報第268號〉。
〈府報第385號〉。
〈府報第397號〉。
〈府報第487號〉。
〈府報第514號〉。
〈府報第685號〉。
〈府報第939號〉。
〈府報第1080號〉。
〈府報第1510號〉。
〈府報第1997號〉。
〈府報第2049號〉。
〈府報第2160號〉。
〈府報第2248號〉。
〈府報第2308號〉。
〈府報第2387號〉。
〈府報第2668號〉。
〈府報第3235號〉。
〈府報第3380號〉。
〈府報第3403號〉。
〈府報第3425號〉。
〈府報第3439號〉。

二、年鑑

作者不詳，《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9年。

作者不詳，《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0年。

作者不詳，《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1年。

臺東廳編輯，《臺東廳報 明治三十年至三十二年》。臺東：臺東廳，1899年。

三、期刊・報紙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898-1944年。

《臺灣民報》，東京，1929年。

《臺衛新報》，臺北，1937年。

四、專書、專書論文

下山元七，《保甲常識讀本》。臺中市：株式會社臺灣新聞社，1933年。

山脇圭吉，《日本帝国家畜伝染病予防史》。東京：獸疫調査所，1935-1938年。

川口長孺等，《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中國畜牧獸醫學會編，《中國近代畜牧獸醫史料集》。北京：農業出版社，1992年。

王俊秀主編，《臺灣獸醫發展史》。臺北：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2002年。

白井恒三郎，《日本獸醫學史》。東京：文永堂，1944年。

伊能嘉矩，〈牛の取締に關する舊慣〉，收入臺灣慣習研究會編集，《臺灣慣習記事 九》。出版地不詳：臺灣慣習研究會，1901年。

全國農業學校長協會編，《日本農學發達史》。東京：農業圖書刊行會，1943年。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灣文獻叢刊第3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年。

李太矜，《家畜防疫四十年》。臺北：臺灣省畜牧獸醫學會動物醫學雜誌，出版年不詳。

沈永紹，〈獸醫教育訓練〉，收入王俊秀主編，《臺灣獸醫發展史》。臺北：農

委會動植物防檢局，2002年。

林仁壽等，《中獸醫學：講演及論文專輯》。臺北：華香園出版社，1986年。

林本欽、大橋義光，《二十世紀臺灣畜牧獸醫概要》。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9年第2版。

林正忠，〈臺灣獸醫病理史概述〉，收入鄭謙仁總編輯，《中華民國比較病理學會20週年紀念特刊》。臺北：比較病理學會，1994年。

林美容，〈閩牛師父張樹聰和他的治牛症藥方〉，《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第5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1年。

故時重獸醫學博士記念會編，《時重獸醫學博士論文集》。東京：故時重獸醫學博士記念會，1918年。

津野慶太郎，《獸醫警察學》。東京：中央獸醫會，1896年。

郁永河，《裨海記遊》，臺灣文獻叢刊第44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9年。

高澤壽，《臺灣牛疫史》。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5年。

陳意，《行政法概要》。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5年。

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84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年。

賈思勰著，劉殿爵等主編，《齊民要術逐字索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農林水產省農林水產技術會議事務局，《昭和農業技術發達史》（4）畜產篇蠶糸篇。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1995年。

農林省畜產局編著，《畜產發達史》。東京：中央公論事業出版，1966年。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要覽》。臺中：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1926年。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 日刊一周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年。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1915年。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輯，《警察會話編》。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4年。

臺灣醫學會編，《臺灣衛生法規類集》。臺北：臺灣醫學會，1918年。

鳩野政雄，〈臺灣の獸疫〉，收入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編集，《獸疫調查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1922年。

藤根吉春，《臺灣ノ牧牛》。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年。

作者不詳，《六畜相法》。出版地不詳：輔仁堂，出版年不詳。

作者不詳，《臺灣法令全書》，第一卷。出版地不詳：出版單位不詳，出版年不詳。

Wilkinson, Lise. *Animals and Diseas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五、期刊、學位論文

小野新市，〈養豚業調查〉，《臺灣農事報》，第19號（1908年7月）。

小野新市，〈獸醫畜産に關する諸帳簿の様式并に諸統計法〉，《臺灣農事報》，第30號（1909年5月）。

山内一也，〈牛疫根絶への歩みと日本の寄与〉，《日本獣医師会雑誌》，第63卷第9期（2010年9月）。

朱丰中，〈臺灣牛瘟防治之研究（1895-1923）〉。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羽鳥重郎，〈牛疫調査報告抄録〉，《臺灣醫學會雜誌》，第2卷第6期（1903年6月）。

辻信次，〈本島人間に於ける家畜治療に關する調査〉，《臺灣農事報》，第128號（1917年7月）。

作者不詳，〈台湾に渡った北大卒業生たち〉，《北海道大学大学文書館年報》，第7號（2012年3月）。

李添春，〈臺灣に於ける動物崇拜——三.牛馬の崇拜〉，《臺灣之畜産》，第8號（1935年8月）。

李鑑慧，〈十九世紀英國動物保護運動與基督教傳統〉，《新史學》，第20卷第1期（2009年3月）。

沈佳姍，〈牛豬並濟——日本時代臺灣獸疫預防的轉向〉，《屏東文獻》，第18期（2014年12月）。

岡田技師（岡田真一郎）譯，〈相猪歌〉，《臺灣農事報》，第35號（1909年10月）。

岡田寛治，〈畜牛保健組合設置の必要を論ず〉，《臺灣農事報》，第47號（1910年10月）。

林仁壽、吳兩新，〈如何稱呼獸醫師〉，《中華傳統獸醫學會會刊》，第16卷第

1期（2012年3月）。

邱淵惠，〈牛與臺灣傳統農村社會之研究：清治時期至日治時期〉。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宮本曉誕，〈獸醫畜産〉，《臺灣農事報》，第66號（1912年5月）。

張永祥，〈阿緱廳下の牛疫狀況〉（上），《臺灣農事報》，第92號（1914年7月）。

張永祥，〈獸醫用語（其一）〉，《語苑》，第12卷第2期（1919年2月）。

梅村益敏，〈家畜用符に就て〉，《民俗臺灣》，第3卷第7期（1943年7月）。

深谷周三，〈獸醫ノ古説〉，《中央獸醫會雜誌》，第3號（1890年）。

陳明達，〈日治時期臺中地區豬隻畜産改良之發展（1897-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陳金田，〈耕牛〉，《臺灣風物》，第48卷第3期（1998年9月）。

曾品滄，〈生豬貿易的形成：十九世紀末期臺灣北部商品經濟的發展（1881-1900）〉，《臺灣史研究》，第21卷第2期（2014年6月）。

曾純純、朱有田，〈臺灣本土黑豬產業在南部六堆地區的傳承與發展〉，《臺灣史研究》，第20卷第4期（2013年12月）。

曾喜雀（釋印悅），〈從佛制「不殺生戒」到護生——以當代臺灣佛教為探討對象〉。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年）。

楊漢龍，〈學獸醫之要〉，《臺灣農事報》，第26號（1909年2月）。

鳩野政雄，〈臺東廳下の牛疫に就て〉（二），《臺灣農事報》，第187號（1922年6月）。

鄭麗榕，〈「體恤禽獸」：近代臺灣對動物保護運動的傳介及社團創始〉，《臺灣風物》，第61卷第4期（2011年12月）。

簡基憲、朱碧娥，〈臺灣總督府獸醫講習生——記臺灣獸醫教育100週年〉（上），《動植物防疫檢疫季刊》，第13期（2007年7月）。

簡基憲、朱碧娥，〈臺灣總督府獸醫講習生——記臺灣獸醫教育100週年〉（下），《動植物防疫檢疫季刊》，第14期（2007年10月）。

簡基憲，〈陸軍獸醫學校——臺灣畜牧獸醫教育的推手〉（上），《動植物防疫檢疫季刊》，第16期（2008年4月）。

簡基憲，〈陸軍獸醫學校——臺灣畜牧獸醫教育的推手〉（下），《動植物防疫檢疫季刊》，第17期（2008年7月）。

瀬戸口甚一，〈臺灣中南部に於ける民間家畜治療法に就て〉（其の一），《臺灣之畜産》，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

瀬戸口甚一，〈臺灣中南部に於ける民間家畜治療法に就て〉（其の二），《臺灣之畜産》，第1卷第4期（1933年4月）。

Chary, J. F. & Bourgelat, Claude. “Father of Veterinary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Pathobiology.” *OIE Bulletin*, 2011:1 (January 2011).

Bousfield, Barry & Brown, Richard. “One World, One Health.” *Veterinary Bulletin*, 1:7 (September 2011).

六、網路資料

《周禮・天官冢宰》，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網站：<https://goo.gl/5emxAj>（2017/11/12點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育部105學年度大學校院一覽表〉，收錄於「大學校院一覽表及碩博士班概況檢索系統」：<https://goo.gl/toU2iA>（2018/4/23點閱）。

“OIE History,” OIE website. Accessed January 18, 2018. <http://www.oie.int/about-us/history>.